



歌
严零 著

第九个 寡妇

作家出版社

她们都是在四四年夏天的那个夜晚开始守寡的
从此史屯就有了九个花样年华的寡妇
最年长的也不过二十岁
最小的才十四，叫王葡萄

歌
零 著

第九个 寡妇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九个寡妇/严歌苓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2

ISBN 7 - 5063 - 3546 - 8

I. 第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3552 号

第九个寡妇

作者: 严歌苓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9.75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546 - 8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壹

她们都是在四四年夏天的那个夜晚开始守寡的。从此史屯就有了九个花样年华的寡妇；最年长的也不过二十岁。最小的才十四，叫王葡萄。后来寡妇们有了称号，叫做“英雄寡妇”，只有葡萄除外。年年收麦收谷，村里人都凑出五斗十斗送给英雄寡妇们，却没有葡萄的份儿。再后来，政府做大媒给年轻寡妇们寻上了好人家，葡萄还是自己焐自己的被窝，睡自己的素净觉。

那个夏天黄昏村里人都在集上看几个闺女跟魏老婆儿赛秋千。魏老婆儿七十岁，年年摆擂台。一双小脚是站不住了，靠两个膝盖跪在踏板上，疯起来能把秋千绳悠成个圆满圈。就在魏老婆儿荡得石榴裙倒挂下来，遮住上身和头脸，枪声响了起来。人还噻在一声吆喝中，魏老婆儿已经砸在他们脚边，成了一泡血肉，谁也顾不上看看老婆子可还有气，一条街眨眼就空了，只有魏老婆儿的粉绿石榴裙呼扇一下，再呼扇一下。

假如那天葡萄在街上，魏老婆儿说不定会多赛几年秋千。葡萄在，葡萄常赖在秋千上，急得魏老婆儿在下面骂。葡萄听见响枪也不会头朝下栽下来，把人拍成一泡子血肉。对于葡萄，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听人们说：“几十万国军让十万日本鬼子打光了，洛城沦陷了！”她便说：“哦，沦陷了。”她想的是“沦陷”这词儿像外地来的，大地方来的。

葡萄那天给她公公收账去了。她公公看中她的死心眼，人不还账她绝不饶人，往人家窑院墙上一扒，下面窑院里的人推磨、生火、做饭，她就眼巴巴看着。有时从早到晚，窑院里开过三顿饭了，她还在那儿扒着。要问她：“你不饥吗？”她说：“老饥呀。”假如人家说：“下来喝碗汤吧。”她便回答：“俺爹说，吃人嘴短，账就收不回来了。”人说：“不就欠你爹二斤‘美孚’钱吗？”她说：“一家欠二斤，俺家连汤也喝不上了。”

葡萄的公公叫孙怀济，家里排行老二，是史屯一带的大户，种五十几亩地，开一个店铺，前面卖百货，后面做糕饼，酿酱油、醋。周围五十个村子常常来孙二大的店卖芝麻、核桃仁、大豆，买回灯油、生漆、人丹、十滴水。过节和婚丧，点心、酱油都是从孙家店里订。收庄稼前，没现钱孙二大一律赊账。账是打下夏庄稼收

一回，秋庄稼下来再收一回。眼看秋庄稼要黄了，还有欠账不还的。孙怀清便叫儿子去收。孙怀清嫌儿子太肉蛋，常常跑几天收不回钱。再逼他，他就装头疼脑热。葡萄这天说：“我去。”晚上就把钱装了回来。村里传闲话的人多，说孙怀清上了岁数忘了规矩，哪有一个年少媳妇敢往村外跑的。孙二大只当没听见。

走上魏坡的小山梁子，葡萄听见了枪声。魏坡和史屯就隔一道坡，坡上的土怪异，形成直上直下的土崖，没有成林的大树，一些灌木从崖壁横生出来。这些土崖和灌木便成了屏障，一个拐弯，才发现迎头走来的那个人已到了跟前。葡萄站住脚，看枪声惊起的麻雀把天都遮阴了。昨天夜里山里跑出来几个“老八”，来史屯街上找粮，到第二天下午才把粮筹齐，刚要回山，碰上两个扯电话线的鬼子，顺手就宰了。没想到电线杆顶上还有一个鬼子，把消息从电话里传回鬼子兵营去了。人们在史屯街上看秋千时，一个连鬼子已包围过来，官道民道，羊肠小道一律封住。

葡萄落下目光，看见一个人影从土崖那一面闪出来。这是个穿黄军装的小伙子，比她男人铁脑还小，嘴唇上的黑茸茸还没挨过剃刀。这是个鬼子。仗打了七八年，她还头一次跟个鬼子脸对脸、眼瞪眼。年轻的鬼子跟她说了句什么，刺刀向外面挑了挑。她不懂，还看着他。他上前半步，刺刀尖横过来，用枪杆往外推了几下，脸上不耐烦了，牙也龇了出来。牙可是真白。葡萄往后退了一步。

他再往前一下，枪又一推挡。

葡萄明白了，他是把她往外撵，不让她回史屯。她急了，忘了鬼子不懂她的话，大声说：“俺回家做饭呢！”鬼子回了她一句，恶得很。她做了个端碗喝粥的动作，嘴吸溜吸溜响。鬼子明白了，枪一撤，头一摆，她走了过去。还没下坡就见四面八方的鬼子把村里人往空场上赶。场子一头搭的小戏台还没拆，是夏庄稼收下后办社火搭的。

人群里没有闺女，都是媳妇。闺女们都藏在各家磨道下或水井里，粮食也藏在那里。

葡萄跟村里的媳妇、老婆儿们站在场子一边，男人们站在另一边。一两百鬼子浑身汗得透湿，枪都上着刺刀，围在场子四周。隔

着几步，人都觉得让枪口指得后脑勺发胀。

葡萄的男人铁脑跟所有男人一样，两手捧住后脑勺，蹲在地上。男人们的脚都拴了指头粗的电缆，四五个人串成一串。集上卖烧田鸡，就这么个穿法，葡萄心想。

男人女人之间，留出二十步的距离。中间走着两个人，一个是挎长刀的，一个是挎短枪的。两个人走过去，走过来，步子不快不慢，出左腿出右腿都有商量似的。两袋烟工夫，男人女人都让他们走得心乱气短。

挎长刀的那个人一下子停住，挎短枪的人没提防，一步已经出去，赶紧又退回来，两个膝头一颠。挎长刀的人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斯文得谁也没听见声音。挎短枪的人亮开嗓子说：“大爷大娘们，大哥大嫂们！”

原来这货是个中国人。村里人不懂也有翻译这行当，只在心里叫他“通翻鬼子话的”。翻过来的鬼子话大伙渐渐明白了：场子上这几百人里有十来个八路军游击队，他们是杀皇军的凶手。人家皇军好好在那里架电话线，你就把人家给杀了。良民们能不能让凶手逃过惩罚？不能够！再往下听，人们眼皮全耷拉下来，腿也发软。鬼子要媳妇们认领自己的男人。

媳妇们都一动不动，大气不出。不用看脸，光看脚也知道谁生谁熟。十来个“老八”比她们男人皮要白些，白天歇着夜里出动的缘故，也不如她们男人硬朗，吃得太赖，饥饱不均。老婆儿们把五六十岁的老汉们认了出来。

场子上还剩下的就是青壮年。一个年轻媳妇站起来，头低着，木木地朝男人那边走。她叫蔡琥珀，是前年嫁过来的，怀头一胎时，摇辘轳把打井水手软了，辘轳把打回来，打掉了肚子里六个月的男孩。第二胎生的是个闺女，从此公婆就叫她拉磨，把牲口省下，天天放在野地吃草。她走了五六步，停下，把怀里抱的闺女送到她婆婆手里。这时她抬起头来。男人们从来没见过她眼睛什么样儿，她老把它们藏在羞怯、谦卑，以及厚厚的肿眼泡后面。这回他们看见了她的眼睛了。她的眼睛原来也跟黑琉璃珠搁在白瓷棋子上一样，圆圆的好看。她把这双眼在他们身上走了一遍，又藏到眼皮后面去

了。然后她脚步快起来，走过头一排男人，跟她男人照面也不打就错过了过去。她低头埋脸，扯上那个三十来岁的“老八”就走。

翻译看出这汉子的手在年轻媳妇手里挣了一下。但翻译没说什么。这不是他的事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事一完快回洛城去。蔡琥珀把汉子领到场子南边，眼一黑，头栽在汉子的肩上。八个“老八”都给救下了。一个老婆儿往地下啐了口唾沫。她媳妇认回个“老八”来，把她儿子留下当替死鬼，她恨不得马上咒她死。

这时走出来的是葡萄。葡萄刚迈出一步就看见蹲在第一排末尾的铁脑。他蹲得低，上身差不多趴在了大腿上，两手再去捧后脑勺，看上去活受罪。他看了葡萄一眼，就低下头去。葡萄肯定解恨了，这么多年他不理她，作弄她，种种的恨葡萄今天都能解了。她认个“老八”，从此出了气。连两个月前圆房，他都没好气给她。对于铁脑，丢脸不叫丢脸，它就叫王葡萄。现在葡萄可要出气了。

葡萄走得很慢。兴许人们心焦，觉着她走得慢。从她背后看，葡萄还是个小闺女，个头不小罢了。圆房那天，孙家的客棚搭了十来个，棚边缘上的“胡椒眼儿”都是用阴丹士林蓝布新搭的。办喜事当天，院子里垒了三个八风灶，请了洛城的两个掌勺师傅和一个打烧饼师傅，流水席从中午吃到晚上。全村的板凳、桌子都借去，还是不够，开席前又去街上小学校借。葡萄没有娘家，是给一帮逃黄水的人带到史屯的。直到她圆房这天，村里人才想起多年前孙怀清买下个小闺女这桩事。葡萄给花轿抬着在史屯街上走了一趟，铁脑的舅舅骑大红马统帅迎亲的人马，压轿的、护轿的、担鸡的、挡毡的，都是孙姓男儿。葡萄嫁得一点不委屈不寒碜，场面毫不次于这一带任何一家大户嫁女。停了轿，打起帘子，全村人看见走下来的王葡萄没有披盖头，就是两个黑眼镜遮住眼，头发也不梳髻，齐耳打了个弯弯，脑袋顶上是一顶红绒花头冠。村里有跑过西安郑州的人，说这是上海时兴的新媳妇头饰，盖什么头？大地方成亲前脸蛋何止是看过，亲都亲过。葡萄和铁脑一锅里吃，一坑里局都七八年了，还用掀挑盖头吗？不过人们都觉得戴一副黑眼镜，多俊气的脸蛋都能毁了。

葡萄还差两步就到男人们面前了。她不走了，对着铁脑说：

“还不起来！”铁脑飞快地抬头，看她一眼。想看看葡萄和谁拿这么冲的口气说话。看看她和谁这么亲近，居然拿出和他铁脑讲话的恶声气来了。他发现葡萄盯的就是他。“叫你呢，铁脑！”葡萄上前一步，扯起比她大三岁的铁脑。

铁脑等着一个鬼子上来给他解脚上拴的电缆。每回他在枣树林子里跟男娃们玩耍忘了时辰，葡萄就会远远地喊过来。她喊：“看见你啦，铁脑！往哪儿藏哩？……回家吃饭了！……咱吃捞面条！……打蛋花哩！……还擀大油！你回不回？……叫你呢，铁脑！……”那时她八九岁，他十一二。从场子这头往那头走的时候，葡萄不跟铁脑拉扯着手，不像前面救下老八的那八个年轻媳妇。假如那个翻鬼子话的人懂这一带的规矩，肯定就看出蹊跷来了：此地女人无论老少，都是男人屁股后头的人；没有谁家女人和男人走一并肩，还手扯住手。葡萄和平常一样，跟铁脑错开一步，他走前，她在后。铁脑去史屯街上上学，葡萄就这样跟着，手里提着他的蒸馍、书包、砚盒。只有两回例外，那是看戏，葡萄个子矮，铁脑把她扛在脖子上。一面扛着她一面赌咒：“下回再带你看戏我就属鳖。”第二次她讨好他，骑在他背上说：“油馍我都省给你吃。”“油馍就够啊？”“那你要啥？给你做双鞋？”“你会做鞋？还不把后跟当鞋脸？”葡萄却是在十二岁那年给铁脑做了第一双鞋，底子纳得比木板还硬。

葡萄没有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看她。那个挎长刀的鬼子又斯斯文文地跟翻译说了几句话。

他的斯文话到了翻译这儿就是吆喝：“站住！……不许动！”全体鬼子抽风一下，鞋掌子、枪杆碰出冷硬的声响。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翻译问葡萄。

“媳妇。”

翻译对挎长刀的鬼子介绍了这对少年男女的关系，说话、点头、曲膝盖、颠屁股，几件事一块做。鬼子手扶在刀把上，朝葡萄走过来。他近五十岁，原本是个专画地图的军官，正经军官死得差不多了，把他弄上了前线。他看看这个中国女孩，给太阳晒焦的头发扎成两个羊角，颧骨上一块灰白的蛔虫斑。媳妇是要梳髻的，这

点知识他还有。他的刀慢慢地抽了出来。刀尖还留在鞘里。“有证人没有？”鬼子通过翻译问葡萄。

人们看见铁脑已是一张死人脸。他们有一点幸灾乐祸：好运也都让你老孙家摊完了？有钱没钱，在鬼子这儿全一样。

“俺村的人都能证明。”葡萄说。“你不信问他们，收下表他们都来俺家吃了喜酒。”

人们这时发现葡萄这女子不是个正常人。她缺点什么。缺的那点东西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惧怕。这是个天生缺乏惧怕的女子。什么人缺乏惧怕呢？疯子。难怪她头一次上秋千就荡得和魏老婆儿一样疯。一个孩子的嘴没让奶头堵住，哇哇地哭起来。

“你们能不能给他俩作证？”翻译对四百来个史屯人说。

没有吭声，头全耷拉得很低。

“没人给你们作证。”

葡萄不说话了，看着翻译，意思是：“那我有啥办法。”鬼子的刀全出鞘了。翻译赶紧问：“你公、婆能给你作保不能？”葡萄说：“能呀。”翻译冲着人群喊，“谁是他俩的老人？出来出来。”

“别喊了，他们去西安了。二哥毕业呢。”

“你们这儿的保长呢？让他保你们。”

“俺爹就是保长。”

铁脑的两个小腿都化成凉水似的，也不知靠什么他还没栽倒下去。他只巴望所有的饶舌都马上结束，请他吃一颗枪子，就算饶了他。他怕那把长刀万一不快，搁脖子上还得来回拉，费事。不过枪子也有打不到地方的，让你翻眼蹬腿，也不好看。说不定还是刀利索。刀也就是上来那一下冷飕飕的不得劲，刀锋吃进皮肉时还会“嗤”的一响。还是枪子吧，别把脑袋打成倒瓢西瓜就行，铁脑是个特要体面的人。

鬼子说了一句话。翻译说：“小丫头，你撒谎。”鬼子又说了一句。“撒谎是要有后果的。”葡萄问：“啥叫‘后果’？”鬼子对翻译“嗯？”了一声。翻译把葡萄的话翻成鬼子话。

“别啦”一声，刀横在了葡萄脖子侧面。翻译说：“这就叫‘后果’。说实话吧。”

葡萄抽动一下肩膀，眼睛一挤，弯刀发落她。全村人和她的动作一模一样，全是抽动肩膀，挤紧眼皮。几个老人心里悔起来，本来能做一件救命积德的事。

鬼子却突然把刀尖一提，人们看见葡萄的一只羊角儿齐根给斩断了，落在地上。再看看那把长刀，已经垂下来。他同翻译说了两句话，眼睛盯着葡萄。

“假如你这样的小姑娘都能舍自己的亲人，救你们的抗日分子，那你们这个低贱、腐烂的民族还不该亡。”

没几个人听懂他咬文嚼字地在讲些什么。大家只懂得可以松口气了，葡萄总算没做刀下鬼。

八个史屯的年轻男人给拉走了。是去当伙子修工事、搬炮弹、挖煤。不累死的饿死，结实活到最后就挨刀挨枪子。他们走得你扯我拽，脚上的电缆不时把谁绊倒。女人们都哭起来，不出声，只在喉咙深处发出很低的呜呜声音。也都不擦泪，怕擦泪的动作给走去的男人们看见。场地在稍高的地势，能看见被电缆拴走的人走过窑院最集中的街，能看清他们中一个人还歪着脸看从下面窑院长上来的一棵桐树，梢子上挂了一个破风筝。

人们听见三十来岁的老八说话了。他眼睛也红红的，鼻子也颤颤的，说：“说啥也得把他们救回来。”没人吭气。黄衣裳鬼子把八个史屯男儿逃住了。老八又说：“只要咱这几个老八活一天，就记着这一天是谁给的。”还是没人吭气。鬼子也好，史屯男人也好，都要在史屯四百多人眼前走没了。

“今天鬼子来得这么准，当然是得到通风报信的。乡亲们都知道，老八最公平：有功的赏，有恩的报，有奸也要除！”

人们开始把心思转到“除奸”这桩事上来，也都不哭了。鬼子是扑得准啊，怎么一来就把史屯围上，而没去围魏坡、贺镇呢？

老八们掌上筹办好的粮就要走。大家还是说了两句留客的话：好歹吃了晚饭再走吧。老八们都说不行了，已经是受了老乡们的大恩大德了。他们还是让老乡们懂了那层真正的意思，你们这村咱敢待？还让那奸细得一回手？

老八走后没有一座窑院起炊烟的。也都不点灯，月光青灰色，

却很亮。要是一个人上到最高的坡头上，史屯上百口窑院看起来就是一口口四方的巨大井口。十几岁的男孩子们还是睡在场院上，只是这晚没人给他们讲“七侠五义”或“聊斋”。老头们睡场院是怕窑屋里闷，听不见官路上的响动，鬼子再来跑不及。几个老头脸朝星星躺在破草席上，隔老工夫，谁说一句：“咋救呢？看看人鬼子啥武器。”“老八会飞檐走壁。”“还说老八红胡子绿眼呢！还不是跟咱一屎样。”

铁脑也在场院上睡。这季节窑屋潮得滴水，所以夏天他睡惯了场院。下露水之前，人们被两声枪响惊醒。一两百条狗扯起嗓门叫成一片。葡萄穿着裤衩背心，打一双赤脚从床上跳下来。枪声是响在场院上，她惊醒时就明白了。

村里人也都起来了，悄悄摸起衣服穿上，一边叫狗闭嘴。狗今夜把喉咙都叫破了。等狗渐渐静下来，谁突然听见哭声。那哭声听上去半是女鬼半是幼狼，哭得人烟都绝了，五十个村镇给哭成了千古荒野。人们慢慢往场院上围拢，看见葡萄跪坐在那里，身上，臂上全是暗色的血。月光斜着照过来，人们看清她腿上是头脸不见的一具人形。那两枪把铁脑的头打崩了，成了他顶不愿意做的倒瓢西瓜。

七岁的小闺女告诉人们她叫王葡萄。她口舌伶俐，不过有问才有答。逃黄水的人在村外的河滩上搭了芦棚，编起芦席作墙。史屯的人过去给他们半袋红薯干或一碗柿糠面，问道：“那小闺女卖不卖？”逃黄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没人做这个主。小闺女王葡萄的全家都让黄水卷走了，卖了她谁数钱呢？

过了几天，史屯人看见河滩上芦棚边拉起绳子，绳子上挂着一串串的鱼。他们咋吃这些腥臭东西呢？村里有条狗吃鱼，让刺给卡死了。史屯人于是断定这些黄水边上的人命比他们贱。史屯连柿糠面也吃不上的人，都不会去忍受一口肉半口刺的腥臭鱼肉。

孙克贤要买小闺女王葡萄的事马上在史屯街上传开了。孙怀清正在店后面教两个徒工做酱油，听了这事把身上围裙一解，边跑边撂下两只套袖，一前一后甩在地上。他叫账房谢哲学把两袋白面装

到小车上，推上车到河边来找他。还怕赶不及，他在街上叫了两个逃学的男孩，说：“快给你二爷爷跑一趟——到河滩上告诉孙克贤那驴，让他等在那里，他二大有话跟他说。”说着他扔了两个铜子给男孩们。

孙克贤比孙怀清小一岁，是他本家侄儿。孙怀清知道孙克贤一半钱花在窑姐身上。他老婆比他大七岁，买下一个小闺女就等送老婆走了。赶到河边，见逃黄水的人正和孙克贤在交钱交货。他牛吼一声：“孙克贤！”

孙克贤一听，不动了。他明白孙二大其实是在吼：你个骚驴！他回过头，对斜身从堤坡上溜下来的孙怀清笑笑，回答道：“二大来啦？”

孙怀清像看不见他。他先看一眼叫王葡萄的小闺女。能看出什么来？一个脸上就剩了一对眼。他对七八个逃黄水的人说：“大伙儿合起来做的主，是吧？”那些人用外乡口音说留下她，她就活出去了。让她跟上讨乞，他们自己都保不准往哪儿走，能走多远。

孙怀清这时才跟孙克贤正式照面。他看着他，自己跟自己点点头。孙克贤马上明白，二大的意思是：好哇，连这么小个闺女你都耍打了吃呢。孙克贤有些家业，也读过书，只是一见女色钱财，书理都不要了。“拾元宝啦？出手就是两袋白面？”二大问大侄儿。

孙克贤听出二大其实是说：两袋白面钱，你过几年就能受用她，拣老大个便宜。

“借的。救急救难的事，都不图啥。”孙克贤说。

孙怀清见这个大侄儿打算把无耻耍到底了。他也把脸扮出些无耻来。人们知道孙二大就好逗耍，过后人们才明白他真话都藏在逗耍里。孙克贤精，上来就能听出二大话里有话。

“你三个儿子都说了媳妇了，你买她弄啥？”

孙克贤的笑变得很丑。他脸丑了好大一阵，还是想出话来回。“就想给孩子妈添个使唤人手。”

“噢。”孙怀清点点头，笑眯眯的。

孙克贤于是听出这声“噢”底下的话是：“你老婆可是见过你有多不要脸：当着儿媳就到墙根下撒尿。”

孙怀清说：“小闺女我买了。”

孙克贤急得说不上话：“哎，二大！……”

“我铁脑还没定亲。”孙怀清说。

孙克贤说：“铁脑人家荣华富贵的命，还读书！这闺女小狗小猫都不抵，咋般配？”

孙怀清转过去问逃黄水的人：“你们说成价钱没有？”

“两袋白面，”逃黄水的一个老头说，“那掌柜你给多少？”

“也是两袋白面。”孙怀清说。“面是一样的面。”

孙克贤直是颠着两只抽纸烟熏黄的手：“二大，咱也该有个先来后到……”孙怀清还是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不是早惦记要孝敬孝敬你二大？”孙克贤明白他话里的话是：甭壮丁的时候，你家老大可是中了签的。老八来拉人当兵，也是我帮你应付的。

葡萄跟着孙怀清回到村里。铁脑妈上来比比她的胯，捏捏她的胳膊窝，又看看她的脚丫。她说：“嗯，以后个子不小。看戏好。肩膀厚，能背犁。有八字没有？”葡萄告诉她，她娘只说她是后半夜生的，属马。第二天铁脑妈说：“八字和铁脑也合。那就留下看看吧。顶多糟蹋两袋白面。”

葡萄头一天吃罢晚饭就上了锅台。锅台齐她下巴，她两手举着刷锅笤帚“呼啦呼啦”地刷锅，刷得她一头一脸的菜叶子、油星子。葡萄刷了锅，一身刷锅水味，眉毛上沾着一片红辣椒皮。二大吸了吸鼻子，看她一眼，指指她的红辣椒眉毛笑笑。第二天晚饭后，葡萄去灶台上刷锅，发现灶前搁了把结实的木凳子。她踩上凳子，听见二大吸烟袋的声音就在厨房门口：“凳子够高不？”“够。”“别摔下来。”“嗯。”

以后葡萄和二大再没说过话。从八岁起葡萄就学会搓花絮条子。她常坐在她的屋门口，搓得头发、眉毛、眼睫毛都白了，二大从那里过，见她两只手飞快地把棉花卷到高粱秆上，搓得又快又匀，忙得顾不上抬起眼来招呼他。不久听见铁脑妈问她：“葡萄，昨天纺了几根花絮条子？”“二十七根。”“才这点？人家一天纺三十根呢？”二大知道铁脑妈撒谎，村里最能干的大闺女一天不过也才纺二十五根。

二大第二次和葡萄说话的时候，她十一了。黄昏她在坡池边洗衣服，二大走过来饮他的牛。他说：“葡萄，十一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虚岁十二了。”

葡萄把从坡池里舀上来的水倒进铜盆。盆里是铁脑妈的裹脚布和二大的旧长衫。

“洗衣裳洗出过啥东西没有？”二大问她。

她回过头，看着二大。二大心里一惊，这闺女怎么这样瞅人？二大回避了她直戳戳的眼睛，心里却懊恼；回避什么呢？我怕她？我心里亏？

“没洗出过啥东西来？”他看着老牛的嘴说。

“啥东西？”

“一个小钱两个小钱啊，一件不值啥的小首饰啊。”

葡萄还是看着他。他还是看着一动一动的牛嘴。葡萄猛一醒，抓了长衫就抖，真抖出两个铜板来。

“你看看。”孙怀清说。“有人在考你的德行呢。记着，以后洗衣裳洗出啥也别拿。可不敢拿，懂不懂？”

后来葡萄洗出过不少东西：一串琉璃珠子手镯、一张钞票，两团红绒线。总之都是小闺女们喜好的物件。有一次葡萄把衣服搓完才搓到一小疙瘩硬块，打开一看，是个包着玻璃纸的洋糖果，都快化了。她赶紧端上盆就往家跑。铁脑妈正在睡午觉，葡萄就把那已经空瘪的糖果放在她躺椅的扶手上。

下一年的端午节，铁脑妈拿出三件枣红小褂，是拆洋面口袋布染的。她说三件褂子有铁脑姐姐一件，铁脑舅家的闺女一件，还有一件是葡萄的。葡萄才十二，孙家的饭尽她吃，吃得早早抽了条，不比铁脑姐姐玛瑙矮多少，只是单薄。铁脑妈说葡萄岁数最小，头一个挑选小褂。葡萄看出三件一模一样的褂子其实是不一样的：洋面口袋上印的黑字码没给红染料遮严实，落在一件褂子后背上。谁要那件带字码的褂子，谁是吃亏的。她这时瞥见二大的眼睛一挤，促狭地一笑。她明白了，拣了那件带字码的，委屈都在鼻头上，通红的。二大怕她哭出来，使劲挤眼斜嘴，偷偷逗她。他了解葡萄，

对于她什么苦都不难吃，就是亏难吃。

很快葡萄就不需要二大提醒了。有几次铁脑妈叫她给短工送茶饭到田里。摆上饭菜，倒茶时发现茶壶里“咯噔”一响，一看，壶里两个煮鸡蛋。她把两个蛋都搁在碗里，唤那伙计收晌吃午饭。晚上铁脑妈一见伙计就问他午饭吃得可顺口，也没啥好东西，可得吃饱啊。伙计回答吃得可饱哩！俩咸鸡蛋抵得上四个馍，一下午都不饥！

葡萄十三岁那年发花，高烧七天不退。铁脑妈说：“恐怕不中了，看那小脸啥色？盖张纸，敢让哭丧婆来嚎了。”二大却说这闺女命硬，还是到处找偏方，请郎中。第八天黄昏，来了个媒婆，掂了一包粗点心，一丈红布，说是受村西史冬喜他妈之托，来给冬喜去年害痲病死的弟弟秋喜订鬼亲。她拿出秋喜的八字，说葡萄比秋喜大三岁，女大三，抱金砖，就等葡萄一咽气，把鬼亲成了，两家也图个吉利。媒婆嘴皮翻飞，手舞足蹈，说秋喜是史家三个孩子里头孝顺，顶厚道的，结成鬼夫妻也会听葡萄的，啥事也是葡萄做主，受不了气。二大说做主是做主，就是做了鬼葡萄也歇不成，还得天天给她男人晒尿片子，秋喜可真敢尿，一尿尿到十一岁。二大是戳穿史家撒的谎：为了能和葡萄结上鬼亲，史家把秋喜的年龄谎说一岁。媒婆也不尴尬，笑着说，人家就是看中葡萄勤快，能呗！二大又戳穿她：其实史家是图葡萄没娘家，没人跟他们多争彩礼，两丈布的彩礼就省下一丈来。媒婆把点心和一丈红布掂了回去，第二天加了一包点心，又来了。二大说她白跑腿，葡萄还没断气呢。媒婆说反正她没事，院子里坐坐，等等，说说话。二大叫她别等了，要等等等六七十年；六七十年后，葡萄还像魏老婆儿那样跪在秋千上比赛。史家等不及葡萄了，把魏坡一个死了六年的闺女说给了秋喜，成了鬼亲。史家给秋喜娶鬼媳妇那天，雇了个逃荒来的响器班子，全村孩子跟着跑。冬喜出来迎鬼新娘的空花轿，经过二大家时，看见鬼一样瘦的葡萄已经坐在院子门口纺花了。

再往后孙怀清连收账这种差事都交给葡萄。收账原先是他账房谢哲学的差事，谢哲学面子薄，谁都不得罪，有的账一拖能拖年把。铁脑也不行。孙怀清对这个小儿子不指望什么，说他是狗屎做

的鞭——文(闻)不得,武(舞)不得。葡萄出去跑,村里很快就有人说,葡萄给教得没个样儿,谁家的闺女整天往村外跑?铁脑妈把话学说给孙怀清。二大说把个闺女变成媳妇还不容易?圆房呗。

孙怀清从西安回来是一个人。在车站他已听说铁脑的事。去接他的账房谢哲学等他上了骡车才说二大,您老可得挺住了……铁脑不在了。接下来谢哲学简略地说了那个黄昏的事件,村里一下子添出九个寡妇。他说村里人判断铁脑是给当奸细除了的。车子快进村的时候,见葡萄吆着老驴从河上孙家的水磨房回来,隔老远,她便叫着问道:“俺妈呢?”

这时孙怀清才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才两个月,他就没了两口人。铁脑妈在鬼子空袭铁路时给炸死了。谢哲学心想,他只顾琢磨怎么把铁脑的死讯报给孙掌柜,竟然没问一声铁脑妈没一块回来。

麦子种下之后,人们见孙怀清又在他店里张罗了。他还是老样子,手不空,腿不停,嘴也不闲。进来出去,他总是捎带个什么,捎进去需要重上漆的门板,再捎出一桶刚灌的醋,或者顺手拿起刀,裁几刀黄表纸。他做活爱聊天,跟两个伙计一个账房聊,再不就跟来买东西的主顾聊。实在没人聊,他就一个人唱戏,唱词念白加锣鼓点,生旦净末丑,统统一张嘴包圆。有时唱着唱着他会吼起来:“个蠢孙,你往哪儿溜?溜墙根我就看不见你啦?”

对面墙根阴影里便出来几声干笑,说哎哟二大,您老回来啦?孙怀清说他要是不回来,也让鬼子炸火车炸死了,他俩那账就烂了不是?那人便说二大说话老不好听,人还有张脸哩。二大说赊账是他二大仁义,不赊账还是他二大仁义。可不是二大仁义——二大舍不得大侄儿砸锅去,是不?二大便说砸了锅是大仁大义,不然就是妇道仁义。那就缓大侄儿三天再砸呗。一天不缓。那人一口一个好二大,亲二大,说这回是真戒了。要再不戒咋说?不戒大侄儿就是整日的。

孙怀清看着那人呼扇着破长衫溜了。他最小看史屯街上的几个先生,他不会种书也没读出用场,会的一样本事就是败家。五个先生里有三个抽鸦片,抽得只剩一身上衫,冬天填上絮作棉袍,夏天再把絮抽出来作单褂。鸦片都是从伙计手里赊账买走的。伙计们经